

公是弟子記
附錄
聶隅子歔歔瑣微論



金 鳳 樓 子 記
卷 一 金 鳳 樓 子 記



聲隅子歔歔瑣微論

黃晞撰

中華書局

啓陽子獻猷頊微論

此據知不足齋
叢書本排印初編各
叢書僅有此本

聲隅子敘

敘曰。聲隅者。枘物之名也。歔歔者。兼歎之聲也。瑣微者。述之之謂也。天生斯人也。與夫禽獸之駢然。所以異者。由出道限矣。故首之以生學。天實生賢。宜均所付。介然獨處。爲隘則甚。故承之以進身。進身之速。匪衣且食。殫吾所私。垂無疆之休。故承之以揚名。後俗流荒。賢一姦百。善旣揚名。惡亦如之。故承之以虎豹。暴夫於虎。爲毒舉世。慨夫哲人。爲之來哉。故承之以仁者。勇勝則暴。仁勝則流。不暴不流。故承之以文成。文以經治。武以連文。故承之以戰克。文武交濟。剛以洽柔。故承之以大中。大中之至。莫顯乎二者。故承之以道德。哉。道德者何。誰。故終之以三王。或曰。孔子刪書。其實帝之。而子王何也。曰。宗周之禮。父傳之子。子畀之孫。雖有堯舜在下。未有無父而天子也。晞之所得表於三王耳。弗余。則吾罔敢源溢。則波微。智小則意塵。述而不文。孰與余歸。非敢播之作者。益用致之子姪云尔。晞序。

右聲隅子二卷。宋黃晞撰。按晞字景微。蜀人。好讀書。聚書數千卷。學者多從之。石守道爲直講。聞其名。以禮聘之。固辭。嘉祐中。韓忠獻爲樞密使。薦爲太學助教。受命而卒。子甚魯。所著書多散佚不存。唯聲隅子歟。歟瑣微論十篇傳於世。見於書錄解題。讀書附志。傳是樓徐氏宋刻書目亦有之。近從書賈搜得宋本。李滄葦及健菴各有圖記。知卽傳是樓藏本也。時吾友鮑君以文。方刻叢書。亟命元照齋示。俾列入第十五集。以廣其傳。刻旣成。爲識於末簡。乾隆壬子暮春。芳椒堂主人嚴樹蓀題。

聲隅子獻欽瑣微論卷第一

宋 蜀人黃 晞撰

生學篇第一

五氣雜萃，鈞坏鑄鞣，物吾鍾付，何以事天？用吾以然，則無不然。君子盡力，作生學篇。

聲隅子曰：生而不知學，與不生同學而不知道，與不學同。知而不能行，與不知同。知而後行者，尙矣。嗚呼！仁矣哉！衆好之，己樂之；衆疑之，己審之；衆亟之，己恤之。聲隅子曰：鰕蟹之微，不能釣橫江之魚；禮賢而不以其道，謂草澤空者，誣也。辭賦之戾乎治具，聲偶之甚乎倡優。孰云楊綰之爲賢乎？吾見其大不道者，以此或問漢高祖，何如人也？曰：古之仁人也。曰：有仁而遺其親者乎？曰：何也？曰：項氏之將烹其翁姥也，漢高祖曰：饋吾羹，得爲仁人歟？曰：是非子之所謂也。當漢楚之未定，孰敢益人之饑乎？不然，則將往而同烹，曷若終拒而必讎乎？嗚呼！鳳凰隱而百禽噪，聖人沒而諸子亂，甚哉！封禪之禮，無益於今也。皇天汲汲以生吾民，財以阜吾民，今枉其財以奉天，是猶割己之肉以啗其口，不亦痛乎？或曰：學將久而後明可乎？曰：學无久，久則非學也。是以聖人貴乎敏而立者也。或曰：井田不復，肉刑不用，鄉飲不序，里選不伸，冠禮不飭，家廟不建，五爵不封，若何？曰：人君其勤矣，何也？井田復則民不飭，肉刑用則惡有別，鄉飲序則長幼順，里選伸則賢无隱，冠禮飭則人適節，家廟建則孝不犯，五爵封則戰用稀。罔由此者，猶適越而西其軌也。嗚呼！

呼。允克言之。則以蹈之。允克蹈之。則以久之。久哉久哉。今其鮮矣。聲隅子觀諸史。憊然歎曰。天哉。天哉。欲斯人之極乎。犧牲哉。秦政之陣伍。項羽之掎角。不亦甚歟。或曰。顏子奚以貧。曰。不貧。又曰。藺頗奚以富。曰。不富。或者未達。曰。以其不貧。故所以貧。以其不富。故所以富。嗚呼。姣婦之簫。暴君之寵。雖極其情。不足尙矣。聲隅子曰。鄙哉。楊王孫之所爲。欲以一身之衣。徧服嫗人之國。匪不足之爲慚。亦將見其形之自赤矣。或問三代之前裕臣也。秦漢之後勞臣也。曰。何爲裕臣也。曰。不言而人信。不威而人服。不令而人從。又曰。何爲勞臣也。曰。丁寧而後信。橫梏而後服。申飭而後從。嗚呼。古人以道而顯身。今人以才而顯身。古之人以德服人。今之人以威服人。聲隅子曰。學非師而功益勞。友非人而過益滋。是以古之君子。從師而後言。顧友而後行。故其失鮮矣。今則亡。聲隅子曰。黃金雖多。不以淫費爲仁。不以蓄用爲節。在乎用協中而行合義。故也。聲隅子曰。飽旨而糲。渴汙而漿。小人而居大位。悲爲不充者。良不自永耳。或曰。古之師也。師乎爲義。今之師也。師乎爲利。何也。曰。異乎。吾子之聞也。古之所謂義者。義乎其心。利者。利乎其人。孰云義利之異哉。聲隅子曰。无責人以如己。无譽己以如人。則其進也。弗可止矣。

進身篇第二

无自而生。无自而不生。以吾茲身。人實柰何。物求吾原。吾道是求。藁然濯然。不吾爲哉。作進身篇。聲隅子曰。進身貴乎適時。遇物貴乎達誠。在約不以爲困。而居顯不以爲驕。吾聞於古而思於今。或問令狐德棻之言。王霸曰。是非古之所聞者也。夫王者之行。刑猶德也。德猶刑也。何刑德而王霸異乎。嗚呼。腐

薪不可以撻兵。渙泥不可以膠物。猶釋老不可以持天下也。聲隅子不跌時而膠悔。不憚人而結毀。建皇中以爲的。出血性於檻穽。吾聞之於武王耳。不食非君之祿。不仕必亂之朝。進則致之以其道。退則去之以其國。吾得之孟軻耳。不憚憚於不遇。不猶豫而不進。宅仁義而爲心。液中和而爲氣。吾得之於揚雄耳。罔進難而退易。不賴身而爲國。處衆人之所不審而愈卓。任當年之可欲而不尸。吾得之於韓愈耳。戴道德以爲天。无孛蝕之異。蹈仁義以爲地。无兀折之險。斂詩書以爲披服。无災身之咎。憑禮樂以爲衡輓。无覆轍之禍。吾得之於孔子耳。曰。孔子何其隱約也。曰。奚其言哉。若我夫子者。宅天下而不足言廣。居一室而自以爲綽。壽萬歲而人不以爲天。去千古而身亦如在。奚其隱約哉。或問楚之鄉有盜者。攻其室。而主獲之。曰。子之貧。以至於斯。遂釋之。人以爲仁。魯之鄉有盜者。及其門。而主獲之。曰。子之貧。奚至於斯。遂殺之。人以爲正。曰。何如其爲也。曰。楚之鄉者。三皇之人也。魯之鄉者。五帝之人也。若二人者。其智一也。而幸與不幸。何其戾哉。曰。若知海洲乎。卓乎丘陵矣。數之所去。丘陵。廢於海洲矣。聲隅子曰。越石父者。禮之操人也。黔之殍者。禮之木人也。叔孫子者。禮之商人也。阮嗣宗者。禮之貊人也。或曰。生不得伸其志。死不得盡其禮。屑屑之於天也。聲隅子對曰。道之所歸。不在於絳冕。道之所達。不在於榛莽。回憲與堯舜肩立。桀紂與匹夫一致。聲隅子曰。鄧子之於漢文也。忠矣。而正不庇其身。李夫人之於延年也。盡矣。而德不傳於色。嶠之以正。淵之以德。不若之名臣列婦无矣。

揚名篇第三

顯顯令實巍昂卓厲吾睥吾輝以效所在知生不生所以長生作揚名篇

聲隅子曰名揚乎當世功獲乎千祀孰有如顏子者哉或曰顏子誠乎揚名而功何有曰是非子之所及也當夫子特立獨行非顏子不能廣之則後者何述在陋巷而不憂飲一瓢而自樂則後之困者彌激貪者不息非顏子之功何也聲隅子曰人生何有觸類成性上之聖吾知其无初下之愚吾知其可終或曰積善之家必有余休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憂當秦政之无道使扶蘇之必立天下其如之何曰千里之旱一雨或能救其將枯縣年之病九藥或能救其少死然而秦之勢亦已去矣聲隅子曰王朴之忠直和凝之敏速黃文蔚之得衆桑維翰之計事亦一代之美矣或曰羊陸二公不欺也其至矣夫對曰甚哉其能自不有如是也或問不信之心何如曰使其加一息則太公其人也聲隅子曰仁矣哉唐太宗其臨事也果其從諫也速其濟物也權其養民也惠其保臣也終其武王之後一人而已聲隅子曰顏子能柔而能勇子路能剛而能屈或曰何謂也對曰仁而不違柔也學而不倦勇也立而不侗剛也義而後伏屈也孔子亡二賢教不效也聲隅子曰可以發身而未可濟世可以不世未可以經遠君子如欲經遠在釋思而已矣或問君子曰君子之道明而不曜晦而不濁聲隅子曰終日不爲惡惡必殺矣終日不爲善善必息矣是以君子捨此覲彼聲隅子曰古之人見利以思義今之人見利以忘義聲隅子曰不矣哉楚王之不納璧也秦趙二君幾不免乎或問信曰不矜或問義曰不苟或曰逆阪而走可乎曰不可曰迂哉子曰居今之時學古之道不亦逆走者乎聲隅子恪然歎曰飼乎食服乎衣子能捨之乎曰不能曰是古入之道

也。或曰：黃霸能州郡而不能朝廷，何也？曰：若霸者，其自息之而已矣。夫君子者在幽約而不困，任寬綽而不充，小之於灑掃，大之於天下，无不任也。易曰：君子以自強不息，其斯之謂歟？若霸者，其息息之而已矣。聲隅子曰：無爲天之物，無召鬼之闕，相病而加藥，順風而舉帆，則力易而功濟。聲隅子曰：直哉史乎！劉之激長，說不陷諸武之黨。聲隅子曰：溫氏之子，其至已乎！友愛而忠鯁，佞於一門矣。李子紀之正直，黃文蔚之明道，李太亮之清慎，凜凜乎其節也。

虎豹篇第四

回邪飭心，反僞如眞，常日不足，厲則有餘。嗚呼嘯矣哉！柰命之何，故作虎豹篇。聲隅子曰：虎豹以搏噬爲功，鳳皇以和鳴爲美，小人爲惡，日思不足。君子爲善，日思有餘，蓋所稟者殊，而所歸者戾矣。是以桀紂之暴虐，猶堯舜之於道德，或問申韓之是否，曰：是二子非不知王道之可尊，善習俗所以異耳。故君子在幽而不憂，在明而不屈，慎所適而已矣。聲隅子曰：不謨之相，不材之將，其尸利也倍乎商賈，欺闇之人，慘礪之吏，其不毒也甚乎鳩翅，故爲天下者不可不慎。功則散之多士，罪則歸於一人，客有貌不甚氣，言不甚辭，巍然而坐，勃然而激，與聲隅子曰：醜虜尙強熾，百官尙繆濫，文章尙蕪蔓，風教尙遺滯，以何道而能救歟？聲隅子蹙然無對，他日罵曰：若是子也，所謂聾瘡者也。或曰：子之旨何哉？曰：醜虜尙強熾，非無將也；聲色之心尙其家耳，百官繆濫，非無賢也；賞罰之箭差其的耳，文章蕪蔓，非無宗也；典制之經嘯於俗耳，風化遺滯，非無時也；命令之官昧其人耳，聲隅子曰：聞人疑而改者，上也；聞人非

而改者中也。聞人怒而改者下也。聲隅子曰：天下之患者，莫大於爲人君。終日爲善，善則未孚；纖芥之過，溢於四海。聲隅子曰：至矣哉！晦其道者，終日而不顯其善，畢世而靡聞其過。動則湛然而若靜，靜則冥冥而不息，視天下於一家，守聖智於童心，不自明而愈光，不自伐而愈功。聲隅子曰：王良之執馭，扁鵲之爲醫，師曠之善聽，由基之精射，使其志於聖人之道，猶反掌耳。聲隅子曰：使夫子之有餘蘊者，蓋子淵之命也。或曰：奚爲餘蘊？曰：性與天道，而世不聞焉。或曰：老氏之仙也，有矣夫。曰：人之好怪也，有是夫。或曰：子之道勃矣，曰：是其心矣。曰：子之道至矣，曰：是其憂矣。或謂聲隅子曰：處世而无所及物者，不如无生。聲隅子曰：不患其无所及物，所患其道之不脩；不患其道之不脩，所患其心之不至；不患其心之不至，所患其誠之不著。誠苟著矣，雖不宰其工，不官其事，萬世之下，享其利矣。奚无所及物者哉？

仁者篇第五

世道斯往，誰爲來者？塞極以亨，勢之使然。萬態融融，動植飛潛，故作仁者篇。聲隅子曰：仁者不必器其愛，義者不必逆其備，禮者不必白其事，智者不必習其宜，信者不必報其言。聲隅子曰：比干之於王嘉也，同其死矣；龍逢死於其天下，不死於其國；其无死之臣乎？曰：可與不可而已矣。聲隅子曰：愚哉！屈大夫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利而不知害。古之大夫，謙不從，則去其國。或曰：屈原，楚之後也，義全宗祀，曰：何適而不全？徵箕其不仁矣乎？嗚呼！商周之前，天下无長逸之賢；无久肆之惡。秦楚之後，天下无煦用之賢；无必除之惡。故治之與否，繫乎賢惡而已矣。聲隅子曰：賈誼、晁錯，得封諸侯之術者也。

主父偃得順諸侯之術者也。或問昔之賢者孰謂得也。對曰。張良得聖人之安者也。蕭何得聖人之變者也。劉向得聖人之力者也。或人未諭。曰。功成身退。聖人之安也。勢隆身損。聖人之變也。竭忠事上。曲爲之防。聖人之力也。嗚呼。禮之秕稗。而政之贅疣。莫若思往賢而賤時彥。樂其聽而遺其視。吁哉。文中子之道。不傳於世。傳之者。諸子詛言而已矣。或問孔子之道。何所止也。聲隅子對曰。春以煦之。夏以長之。秋以成之。冬以收之。又何止哉。曰。孔子之文。何所盡也。曰。廣之於天地。明之於日月。幽之於鬼神。變之於恍惚。則不知其所盡矣。或問人生而性乎。曰。何性也。人生形而已矣。若夫百尺之材。生於毫末之時。則不知其棟梁。歟。輪輻。歟。及夫百尺。則匠者至矣。然後器而用之。形而性之之謂矣。夫形變則性。性變則神。神變則情。情變則癖。癖變則疾。疾變則死矣。混沌倥傯。形也。道德仁義。性也。詩書禮樂。神也。周章去就。情也。狂很。復佞。癖也。淫蕩貪慾。疾也。鬼神所極。死也。奚人生而性乎。形天之謂也。不審世所傳三子之言者。愚矣。不諱其慮。而強爲之辭。以謂人生而性也。孟軻之言善。則草木也。草木則无能惡矣。苟況之言惡。惡則虎狼也。狼虎无能善也。揚雄之言善善惡惡。則草木可以混於狼虎乎。是皆強爲之辭焉。易曰。各正性命。蓋各能自正而已矣。傳曰。天命之謂性。由不道而受天之命矣。嗚呼。天地不能崩陷。人迫而崩陷。日月不能薄蝕。人促而薄蝕。國家不能潰亂。人召而潰亂。天地國家之大賊者。其斯之謂乎。



聲隅子獻欽瑣微論卷第二

文成篇第六

天生萬彙爲茲人用。紛紜交蔓。將焉救之。有條有綱。統宗會元。故作文成篇。

聲隅子曰。文成而道存。道存而事協。事協而功易。有不由於此者。猶捨舟而度淵。其能濟乎。嗚呼。順道而不順人者。少矣。順人而不順道者。衆矣。聲隅子曰。弗人也。斯人之行也。貌邇而心遠。臨利而亡親。膚思而腹怨。或問成人。聲隅子對曰。修尔三至。崇尔五反。曰。何謂三至。曰。惠不在大。以赴人之急爲至。言不在勝。以破時之惑爲至。行不在亢。以鎮時之俗爲至。何謂五反。曰。時未遇。則反之於命。衆未尊。則反之於德。俗未附。則反之於信。名未光。則反之於道。功未著。則反之於力。或者譽人於子曰。彼之道。不其至歟。聲隅子復之曰。吾昔臨於溪澗。沿洑。見其泉清源泚。欲狎而翫之。及臨乎江河淮海。見其巨浪滔天。則懷然有畏之之色。至與弗至。則吾弗知之矣。或問子貢之辨。與蘇張爲孰愈。聲隅子對曰。義存魯國。則子貢之力也。姑利六王。則蘇張之術矣。辨與不辨。則吾弗之知矣。聲隅子曰。女不恥其身之不正。而恥其色之不隅。士不恥其才之不充。而恥其祿之厚。亦不思之甚矣。聲隅子曰。君子之於己也薄矣。其於人也厚矣。小人之於藝也廉矣。其於人也詳矣。聲隅子曰。猛虎不傷其類。而傷其非類。謗者不聞於自己。而聞於他人也。聲隅子曰。君子哉。報德不報怨。先疎而後親。先危而後安。或問堯舜之壽考。生民之壽考耳。又曰。漢之黨

銅曰：非人實黨銅，而主之自銅也。嗚呼！囚道德，械忠信，適足以殄絕，不亦悲夫？聲隅子曰：秦漢而下，才不必於朝廷，道不謀於草野，此生民所以未乂也。聲隅子曰：大僞若真，大邪若正，大私若公，大害若利，聖人不啓人以爲賊，而姦人迹聖人以爲賊。聲隅子曰：生不幸，仁人死，不遇明主，亦士之恥也。或問出處之道。聲隅子曰：民不富，士不榮，君不勝，國不壯，勃然而恥者，三代之人焉。飽於道，醉於德，冠於仁，履於義，覃然而宅善者，五帝之人也。非五帝之人靜，而三王之人躁，蓋君子之時行矣。聲隅子曰：堯舜不以天下量其位，而以天下量其德；桀紂不以天下量其德，而以天下量其欲。或曰：有金張之貴，玉石之富，守之以理，義何如？曰：可也。未若榮道以貴而貴足，尙知以富則富有餘。

戰克篇第七

陰陽相生，水火相平，交戰其閒，以順吾道，彫哉生聚，得盡天性，作戰克篇。或問戰克於聲隅子。子對曰：以德德爲疆場，以仁義爲將帥，以命令爲陣伍，以忠信爲干戈，智以帥之，禮以戰之，則何戰而不克也。聲隅子曰：謙讓者，禮之容也；去就者，禮之宗也；威儀者，禮之符也；嫌疑者，禮之防也；親疎者，禮之節也；隆殺者，禮之爵也。此六者，人倫之根樞矣。聲隅子曰：報施者，仁義之宗也；賞罰者，教化之權也。是非者，得失之鍼也；厚薄者，升降之的也；喜怒者，抑揚之柄也；黜陟者，懲誡之規也。此六者，文化之樞機也。聲隅子曰：日月不照，其必闇；春夏不滋，其已腐；鬼神不祐，其不淑。聖人，不思其可□□。王者不碑，所碑者，吾見其自待之不厚也。澤由之碑，知李斯非輔相之材也。聲隅子曰：李國主，仁不足，而懦

有餘。宋齊丘道不足而智有餘，使其足，則無敵矣。或問韓非、莊生何如人也？鰥子對曰：古之譁人也，終日求道德而智巧入焉，終日求真純而浮僞入焉，或問人道何以爲極？鰥子曰：孝感鬼神，仁被禽獸，誠動天地，信著金石，此四者，備人道之極也。非堯舜不能純行之。鰥子曰：李衛公其至矣乎？處子而勇者也。鰥子曰：報爲天下之利，和爲庶事之宗，正爲百發之衡，幾爲五常之表，此四者，不思則不得，不勉則不中，行之於家則家肥，行之於國則國又，行之於天下則堯舜以此，或問使項羽之始終於范增，而楚可興乎？鰥子曰：守之不以其道，行之不以其義，雖至堯舜爲之，而臣不能扶矧一悠悠之夫乎？又曰：范增何如人也？鰥子曰：狩人之人也，曰：何以然也？曰：貪利而不止，好殺而不節，蹈不測之藪，遇逸材之獸，前不制後，无援果自傷矣。鰥子曰：家於有道之鄉，立於不陷之地，行於平易之塗，則堯舜其人也，或問揚子所謂聖賢之言如天地，何相戾之遠近如是也？鰥子對曰：是所謂狂者之言耳，自誠而明，自明而誠，其功一也，孰謂聖賢之異哉？

大中篇第八

人情不一，世所以亂，聖人哀之，大爲之防，二者交際，故不可以不知也，故作大中篇。鰥子曰：大中之道，无歸者久矣，其秦漢而後乎？輪輪乎其過哉，或者蹙然，呱呱哉，赤膚之不乳矣，或問世之務如之何？鰥子對曰：世之務幾乎僞也，曰：何其甚歟？曰：以不道而責之，而後強爲之善，以不德而責之，而後強爲之正，以不仁而責之，而後強爲之愛，以不義而責之，而後強爲之宜，以不法而責之，而後